

第一章

這個道上，不怎麼太平。

老的老，退的退，強勢的依舊強勢……得不到的依舊得不到。一轉眼已經十多年了，歲月蹉跎，他的心亦磨得如大理石般堅硬、固執、淒涼。

殷滄海靠在手工編織的藤製搖椅上，閉目養神。手邊一杯極品大紅袍，茶香裊裊。一襲玄黑金絲繡暗龍紋唐裝，衣襟處是兩排繁複華實的盤釦。袖口微微上翻了兩褶，柔滑的緞面暗光流轉，深沉中透著內斂，有種古色古香的韻味。

他現在不比當年。

當年他是個意氣風發、張揚放肆的小子。初生之犢不畏虎，做了許多無法無天的事。

他家世代都是道上混的，「黑道殷家」這個名號放在哪裏都令人忌憚三分。誰見了殷滄海，也要讚一兩句「虎父無犬子」、「英雄出少年」。

事業最鼎盛的時候，他甚至不顧長老們的反對，大興土木，把家族百年歷史的中西古典房屋徹底翻新修葺，改建成掛著花型水晶大吊燈的歐式豪華洋房，結果卻不倫不類，背後被人貽笑。

那已經是十年前的舊事了……

如今的殷滄海花了比當初高好幾倍的價錢，才將那幢標榜著他張揚與青春的歐式洋房，逐漸改回原來的東方古韻。古雅的家具，古典的建築，一切低調得彷彿遲暮美人。

殷滄海闔著眼，靠在搖椅上。這把搖椅用的是上等藤料，專門請了位老師傅手工編織的。造型古樸大方，底部是穩重的半弧形，磨得光滑沉亮。他輕輕晃著、搖著，彷彿可以將那些傻里傻氣的陳年往事搖得煙消雲散。

身旁沏好的茶漸漸冷卻。

似乎很多事情，連同他年輕時的執著和熾熱，就在這一盞茶的時光中灰飛煙滅，彈指一瞬，只剩下一丁點繁華舊夢的綺麗了……

「老大？」來人輕手輕腳，喚了聲。

殷滄海抬起眼皮，冷漠地睨了對方一下，又漸漸闔上，繼續晃著那把龍藤搖椅。

「今天是您的生日，大家在 Noble 包了間房，想給您慶祝慶祝。」小李小心翼翼地打量著殷滄海的臉色。

只見那張臉依舊冷漠，深沉得看不出什麼情緒。

小李不敢吭聲，低著頭，捺下性子等待著殷滄海的答覆。他在殷滄海手下做事也有些年頭了，雖然還是摸不清主子的心思，但大體的脾氣還是瞭解的。

過了一會，殷滄海果然半眯起眼，將熱氣消散的茶杯捧在手裏，以一種漫不經心的語調緩緩問道：「盡染安排的？」

自從那件事之後，殷幫再沒有誰敢敲鑼打鼓的替他辦慶生宴了。

當年那事鬧得是風風雨雨，但當事人一直三緘其口，避而不談。最後只能無疾而終、不了了之。

不知內情的不明就裏；知道點情況的，明著不多說，背地裏則在茶餘飯後笑道：

現任的殷幫老大還是少主的時候，竟然在生日那天被情婦下了圈套，嘖嘖，真是……

多少有些幸災樂禍的意味。

「何先生準備了份禮物。包房是我們幾個的主意。」小李陪著笑，邊將何盡染吩咐他帶來的小禮物遞了過去。

小李還年輕，年輕人，總是有想往上爬的心思。尤其是殷滄海身邊的人。

那禮物大概是國外買的。一個長方形的禮盒，咖啡色細條紋紙包裝，精緻而低調，極具質感。

這樣的格調、這樣的品味，這樣瞭解殷滄海的，從來只有一個何盡染。

何盡染是殷幫副幫主，跟殷滄海從小玩到大，而後被老幫主送到國外唸了幾年書。是個鍍了層金後的歸國派，談吐作風都頗令人印象深刻，在幫中的地位可以說是一人之下、萬人之上。

再加上那張白皙的臉、淡墨般的眉，一雙細長而清麗的眼眸，眉宇間蘊涵著一股清雅的氣質。彷彿皚皚白雪中的一根挺秀青竹，丰姿不凡。

照理說，一個幫主、一個副幫主，又是從小玩到大的，關係應該不錯。況且何盡染的父親還是老幫主的貼身保鏢。怪就怪在，殷幫上下都知道兩人不對盤，雖談不上水火不容，但之間的疏離冷淡卻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來的。

有人說，何盡染野心大，權傾一方，早晚會幹掉殷滄海取而代之。

也有人說，何盡染的父親跟老幫主關係曖昧，要不然一個貼身保鏢的兒子怎麼能當得上副幫主？

這些謠言傳得繪聲繪影，最後越來越扯。不過這世上捕風捉影的事也不盡是空穴來風。

因為老幫主的確確喜歡男人。

殷滄海看了眼那個咖啡色的禮盒，目光停留了兩秒，終是輕描淡寫地揮了揮手。

小李立刻識趣地將禮物收到一旁。幫主和副幫主的關係，整個殷幫都知道，可真正被調到殷滄海手下之後，小李才發覺有那麼一絲不明不白。

就像這份禮物，老大擺明了不喜歡，卻不會命他丟掉；就像副幫主，不聽命令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，卻也從不見老大真正對他下狠手。

不過，這些事不是小李最操心的，他現在所關心的，是如何討得老大的歡心，鞏固他自己的地位。

「那 Noble……還去嗎？」小李試探著問：「聽說那裏很不錯，安全什麼的也沒有問題。我們很想替老大您慶祝一下。」

殷滄海靠在搖椅上，垂著眼瞼。

沒想到這麼一晃，就三十五歲了。到底有多少年沒過生日了呢？

時光隔得那麼久。

儘管有時覺得那一晚彷彿只剩下模糊的殘影，但日復一日、年復一年的，將西藥、中藥通通吃了個遍後，卻不見起色。除了益發的灰心，便是扭曲的恨意了……

「備車。」正當小李以為對方不會同意時，殷滄海卻淡淡命令道。

「是是，這就去。」小李聞言，樂得領命去了。

車子一路行駛得很穩，最後在一個幽雅的地方停了下來，樹影婆娑，花木扶疏。轎車才停穩，兩名穿著豎領制服，戴著雪白手套的門僮立刻迎了上來。殷滄海已經很習慣這種待遇，抬腳便邁向大門。

Noble 的裝潢風格偏歐式，奢華富貴，金碧輝煌。

無論是光可鑑人的義大利進口大理石地板，還是潔白可愛的小天使雕像噴泉，或是熠熠生輝的水晶大吊燈，似乎都跟身著一襲玄黑唐裝的殷滄海格格不入。

但殷滄海就是殷滄海。

他身上總有股令人不可忽視的氣勢，猶如過去的那些王公貴族，隱隱透著不可親近的冷漠與貴氣，顯赫不凡。

殷滄海不是沒有察覺。從他一踏入大廳，就有許多目光若有似無的打量著他，竊竊私語。

「黑道殷家」的名號即使在商界和政界也不可小覷，殷滄海只是淡淡掃了一眼，就發現不少熟面孔。

雖然近幾年殷滄海很少步入這種地方，但他年少輕狂時什麼沒玩過？

看到這些穿著統一制服、漂亮可愛的美少年，以及曖昧調情的氣氛，當下就會意過來，這家 Noble 是 Gay 店，而且是家高級 Gay 店。

殷滄海臉上的肌肉頓時輕微的跳動了一下。

他以前的情婦也不少，什麼時候起，他的手下竟覺得自己換了性向，還要特地挑這種地方？

Gay 店

他現在是有難言之隱，但是這也……

礙於在公眾場合，殷滄海只好忍而不發，繼續維持著平靜的神色，讓「沒眼色」的手下們帶路，走向包廂。

酒過三巡之後，小李該道的賀也道了，該敬的酒也敬了，為了討好老大，幾個手下甚至將生日歌唱得格外賣力。三、四個男人一起吼起來，有人五音不全，加上麥克風的效果，那合聲聽上去非常「銷魂」。

殷滄海從頭到尾都冷著一張臉，只有在聽生日歌的時候，嘴角微微抽搐了下，然後用切蛋糕的刀子將蛋糕俐落一切，表示生日過了。

整個生日的氣氛都沒有渲染開來，小李背上幾乎要冒冷汗了。

誰見過這麼壓抑的生日宴會

「老大，我去一下洗手間！」小李勉強陪著笑，彎腰打了個招呼，來到櫃台。

俗話說，酒色迷人。酒色、酒色，先酒後色。他今天打的就是這個主意，先藉著生日，給老大大灌一碗迷魂湯，等 High 夠了便退場，讓預訂的牛郎繼續下面的事情，把老大伺候得欲仙欲死，度過一個難忘的生日夜晚，誰知……

「什麼？No.2 還沒來！」小李又氣又驚，酒氣都消散了幾分。Noble 的前三名牛郎人氣極高，客人源源不斷。他可是一個星期前就預約，還付了不菲的訂金。

「真是對不起。之前約好的時間是九點，現在八點，我馬上就打電話給任家聲。」領班先道歉，然後順勢點出：現在比約好的時間提前了一個小時，人不在，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

不過領班也暗暗叫苦。「黑道殷家」的名號他們怎麼可能不知道？萬一得罪了殷家，可不是什麼好事。

「現在殷老大就在裏面等著，你說怎麼辦？」小李也不提時間的事情，把難題丟給對方。好不容易將老大請出來，說什麼也不能功虧一簣。

領班額頭上冒出細密的汗珠，連忙拿出一本皮質鑲金邊的名冊，一邊翻一邊說：

「這是 Noble 牛郎的名冊，您先看看，有沒有其他合適的人選？先前的訂金會全額退還，今天的酒就由我們 Noble 請了吧。」

小李還有些不滿，但對方已經做出了讓步。況且當務之急，是先找幾個漂亮嘴甜的孩子去伺候老大，哄他開心。無奈之下，小李只好翻看著名冊。

「這個、這個還有這個！」小李把心一橫。既然點不到最好的，就乾脆多點幾個，畢竟他摸不清老大的口味，只好亂槍打鳥，總會中一個。

這兩年來他幾乎是貼身伺候老大的，可是從不見他跟任何女人上床。

男人嘛，總是要解決某些生理需要的。堂堂一個殷幫幫主，總不可能是「右手專用」吧。小李想來想去，排除女人這個可能性，那就只可能是……男人了。

當然，這也是有跡可循的一因為老幫主就喜歡男人。

幫裏的兄弟都是男的，有時被老大叫過去，說不定在某些「談事情」的情況下，就被老大一道順便「解決」了。小李思前想後了很久，覺得如果能在這事上討老大的歡心，自己的地位就會更加穩固了。

男人喜歡的不外乎三樣，權、錢、女人，而自家老大似乎喜歡的是，權、錢、男人。

「只有一個有空」小李一拍桌子，簡直怒火中燒。

人氣牛郎除非是預訂，否則不可能當場約到是慣例，他瞭解。可其他幾個看中的小牛郎竟然不是請假，就是已經有客人了，只有一個有空。

他簡直要懷疑 Noble 是不是故意的！他總不能把一個半紅不紫的小牛郎拿去給老大塞牙縫吧！

「這、這個……要不您再看看，其他的孩子也很漂亮。」領班也只能苦笑，沒想到會出現這種情況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一道慵懶低啞的聲音傳來，懶洋洋的聲線像是天鵝絨在掌上撫過。

「小豪，你在啊？」領班立刻露出驚喜的表情，連忙向小李介紹，「這可是 Noble 的人氣牛郎 No.1，即使是很特別的貴客，能不能約到也是要看運氣！」

領班之所以這樣說，並花時間介紹，就是算到路天豪今晚還沒客人。這小子雖然身材健美，容貌英俊，卻偏偏桀驁不馴，脾氣火爆，而且只做 Top。

路天豪點了點頭，懶懶地走過來，如同夜色下矯捷而美麗的野獸。

刀鑿般的性感輪廓、英挺濃黑的眉宇，一雙眼睛極黑、極亮，深邃耀目，彷彿被水浸透的兩顆黑曜石。

他身上穿的是 Noble 為牛郎量身製作的高級黑色制服。貼身的剪裁襯得他肩膀寬闊，雙腿修長，腰身柔韌有力，身材強勁偉岸。雪白筆挺的襯衫解開了最上面的兩顆鈕釦，露出大片誘人的古銅色胸膛。漂亮的脖子上掛著一塊斐玉，用黑色小羊皮繩串著。一雙鱷魚紋皮鞋黑亮。渾身上下散發著荷爾蒙，簡直性感得令人噴火。

小李仔細打量了一番。雖然他見過不少帥氣美貌的男人，但也不得不承認，對方的確是名副其實的 No.1，五官俊美、身材高、寬肩窄臀、天生的衣架子。同樣身為男人的小李也忍不住有些嫉妒。

「你現在沒客人吧？」小李立刻問，生怕慢一拍，眼前這個極品牛郎就被人搶走了。

「沒啊。」路天豪環抱雙臂，挑了挑眉，眼睛一眨，頓時露出幾分調笑的味道。小李的喉結當場就滾動了一下，心跳快了幾分。這男人……是在朝他放電嗎？

「那、那今晚就去陪我們老大吧！不會讓你吃虧的。」

「那個穿著唐裝的大叔？」路天豪眯起眼睛，墨黑色的瞳裏劃過一抹玩味。

「對、對。」小李點點頭，又連忙搖頭，「什麼大叔，要叫殷爺！」

「殷爺就殷爺吧！」路天豪無所謂的點點頭，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，似笑非笑，「不過你確定要點我？」最後一個尾音拖得有點長，畢竟大家都知道，他是只做攻方的，莫非那個唐裝大叔……

「就你。怎麼，有客人預約？」小李不明所以，臉色馬上就難看起來了。今晚該不會真的白忙一場吧！

「不，沒有。」路天豪笑得有點不懷好意。今晚確實有個追了他很久的客人，不過放對方一兩次鴿子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。

以往來 Noble 的，大都是些紳士名流，西裝革履，這還是第一次碰到穿唐裝的大叔。從對方一進 Noble 大廳，路天豪就好奇心大起，盯上那人了。他年輕陽剛、慾望強烈，不禁有些蠢蠢欲動。不知道那個看起來冷漠的大叔卸下唐裝後是怎麼一副模樣？

「那就好。對了，我先前訂下的房間沒問題吧！」小李再次確認。那可是老大「辦事」的地方。

「沒問題！隨時都可以使用！」領班這次很有效率。

「好、好，那我們現在就過去！」小李迫不及待，生怕老大這次生日被自己搞砸了。

所幸路天豪雖然脾氣火爆，卻是當之無愧的人氣牛郎 No.1。

不少客人對他狂熱不已，為他揮金如土。而只要路天豪樂意，他也有手腕哄得客人心花怒放。

眼下就是這種情況。當路天豪從小李那瞭解了情況後，便又點了兩、三個小牛郎一起過去。這種事本來應該是小李拿主意，但是路天豪微微一挑眉，他就完全沒意見了。

路天豪就是有這種本事，好像張揚跋扈是他與生俱來的權利一般。

小李他們不好男色，可是當幾個細皮嫩肉，長得比女孩子還可愛的小牛郎笑嘻嘻地勸著酒，推託了幾次後，也就放開膽子玩了。喝酒的喝酒，划拳的划拳，唱歌的唱歌，氣氛一下子就熱鬧了起來，鬧烘烘的一片。

這種紙醉金迷的氛圍最能讓人放鬆理智，殷滄海也不禁想起當年氣勢如日中天的時候。生日宴大擺百桌，幾乎道上所有幫派都要親自送禮赴宴。而今呢，只剩下幾個小牛郎在包廂裏笑得沒心沒肺。

那一次他傷得太重。

縱然這是自己選擇的結果，此時也不由得生出幾分悲涼來……

坐在旁邊的路天豪雖察覺殷滄海神色有些不對，卻也知道現在是對方最容易攻陷的時刻，立刻抓住時機大力勸酒。

烈酒下肚，辛辣甘醇的味道在唇齒間纏綿，別有一番滋味。殷滄海頓時覺得心裏痛快多了，便不再抗拒其他人的敬酒。之前小李他們就灌了殷滄海一輪，現在再一次輪番上陣，加上路天豪叫的都是烈酒，酒一喝雜，人就醉得更快。

一個小時之後，殷滄海的醉意就上來了，臉紅紅的，人有些暈，便靠在黑色真皮沙發上閉目養神。曖昧的霓虹燈下，他那張還沾著酒液的薄唇分外性感，在稍顯冷漠的臉上，竟生出一種妖異的感覺。

路天豪下腹一熱，越看越覺得誘人，不由自主地逐漸靠近，在殷滄海耳邊呵了一口熱氣，柔聲喚著，「殷爺？」

對方暈沉沉的，過了兩三秒，眼皮才動了動，慢半拍的「嗯」了一聲。

路天豪露出一個痞痞的笑容，朝小李使了個眼色。

其他人見好就收，出去續攤，把剩下的事情全權交給路天豪。

路天豪也不客氣，將殷滄海的一隻胳膊繞過自己的脖子，承受起對方大部分的重量，一邊走一邊掏出小李臨行前遞給自己的門卡。

Noble 服務齊全，除了包廂，還提供客人一些特別的設施。

荊棘薔薇，這個名字好像有點熟？瞄了眼卡上的名稱，路天豪半攆著殷滄海，尋找著房間。他有時也會用 Noble 的房間，但更多是陪客人喝酒或者出場，畢竟 Noble 的房間費用不菲，沒多少人開得起。

啊，到了。路天豪看了眼昏昏沉沉，步伐踉蹌的殷滄海，嘴角浮出一抹性趣盎然的笑容。然後將門卡一刷，下一秒，路天豪的眼神就變得有些怪異起來，看了看殷滄海，又看了看房間。

沒想到對方……竟然有這種嗜好……

第二章

Noble 的裝潢水準是絕對沒話說的。

這間「荊棘薔薇」也是如此，半拱形的奢華歐式吊頂，周邊用檀木鑲包，幾盞精緻的小霓虹燈巧妙的掩藏其中，光線暈黃柔和，將房間裏的一切映染成曖昧的蜂蜜色。

如果是這樣，倒也沒什麼稀奇。特殊之處就在於：吊頂和其中一面牆上多了一個十分醒目、大約一人高的黑色形鋼架，上面還有幾個可扣鐵鏈的鐵環。無論是正

常姿勢，還是特殊點的玩法都可以在這兩具鋼鐵架上完成。

形鋼架在暈黃的燈光下，泛著雪亮的、蠱惑的引誘氣息，似乎在誘惑房間裏的人，有一方拷在上面就可以享受到更多樂趣……

而另外一面牆則是經典的黑白相間格紋。

原本這種裝飾紋路會讓房間極具空間感，時尚感十足。但此刻，這些格框的紋路卻有所不同。它們是木製，凸起來的，上面嵌著鐵鉤，掛滿了各種各樣的「工具」，皮鞭、皮帶、手銬等等。

而旁邊可移動小桌上更是擺滿了金屬托盤，裏面是相映成趣的情趣道具。

簡言之，就如同這個房間的名牌一樣，是提供給有 **SM** 嗜好的特別客人的。荊棘薔薇一痛苦中帶著快樂。

「喂，你有這種嗜好？」路天豪漆黑的瞳裏劃過一絲詫異，修長手指卻輕柔的將殷滄海額前落下的柔軟黑髮撫到一旁。

「嗯？」殷滄海皺著眉，呻吟了一聲。他現在有些難受，平日裏喝慣了大紅袍、碧螺春，今晚一下喝了那麼多酒，從喉嚨到胃，像是有股火在燒。

「你真的是……？」剛才雖然聽到一聲「嗯」，但路天豪怎麼看，也覺得眼前這個唐裝大叔不像是受虐型的。

事實上，殷滄海何止不是受虐型。

他根本不玩 **SM**，甚至不知道小李有訂這麼一間房。他原本是打算喝幾杯酒便回殷幫的，誰知修身養性太久，這次一放縱，竟然完全招架不住。

而小李，對男男情事一竅不通。他以為 **Noble** 的房間跟賓館差不多，就挑了間最貴的。荊棘薔薇就是 **Noble** 裏面最貴的一因為多了很多情趣用具。

殷滄海覺得越來越熱，闔著眼，難受的招了招手，「把我衣服脫了。」

以為自己在殷幫，他習慣性的讓手下幫他脫衣服。

但這句話聽在路天豪耳中，簡直是赤裸裸的挑逗，引誘自己趕快去蹂躪對方。

神情從詫異變得有些曖昧，他舔了舔嘴角，線條優美的嘴唇更是增添了幾分性感。他原本還不是很確定，但是殷滄海這句話一出，就說明一切了。

穿唐裝的大叔果然跟其他人不太一樣，竟然這麼淫蕩主動。

路天豪心情有些激動，下半身更是蠢蠢欲動。雖然他平時不怎麼玩 **SM**，但是偶爾玩玩也算是一種情趣，尤其對方又是這麼的……對胃口！

噙著笑容，他將殷滄海放到床上，飛快的剝下對方的衣服、褲子。

唐裝的料子柔軟而光滑，拿在手裏的觸感非常美妙。雖然現在大多數人偏愛名牌西裝，不過這種東方的服飾還是隱隱有種神祕感。

此刻，路天豪的目光已經完全凝聚在殷滄海身上。

對方的身體有些白，不是他好友任家聲那種自然健康的白皙，而是一種長久沒有曬過太陽的蒼白。

四肢修長而瘦削，胸前兩抹紅暈因為暴露在空氣中，微微顫立起來。

像是陰天雪地中的紅梅，散發著冷豔妖冶的味道。

殷滄海的身體不是路天豪見過最漂亮的，卻格外吸引他。

羸弱的蒼白、瘦削的四肢、顫立的紅暈，甚至……一直垂在兩腿之間的軟弱東西，都有種微微病態的美感，令路天豪的目光流連忘返。

他修長的手指放肆的撫摸著殷滄海胸前的紅暈，時而搓揉、時而逗弄，滿是情色意味。

若殷滄海是清醒的狀態，這種行為別說是發生，就算只是想一想，都會被他大卸八塊、挫骨揚灰。

可如今，虎落平陽被犬欺……

殷滄海臉上被酒氣薰染的潮紅分外蠱惑，胸前被玩弄後的紅點更是有種活色生香的香豔。

儘管下腹到了發燙的程度，但牛郎的職業素養還是讓路天豪沒有忘記基本的步驟。

「待會再來調教你。」路天豪在殷滄海耳邊低啞的說道，強壓下已經被撩撥起的慾望。

他將自己和殷滄海脫了個精光。

他身體矯健，背部線條肌理分明，跟一般在健身房訓練出來的不一樣，他的肌肉是在打鬥中鍛鍊出來的，有著驚人的爆發力。也因此，他古銅色的皮膚上覆滿大大小小的疤痕，卻更加顯得他狂野不羈。

一般人抱著一個大男人或許還有些吃力，但路天豪才二十來歲，年輕力壯，反而因為要一起共浴，益發興致勃勃。就這樣，Noble 的人氣 No.1 將個黑道幫主抱到浴室，並在替對方洗澡的過程中占了不少便宜。

半小時後，殷滄海全裸的躺在床上。

現在他覺得全身上下清爽不少，渾濁的酒氣不再，他漸漸睜開眼睛，見到一個赤身裸體的年輕男子站在他跟前。

身體的線條流暢明快，古銅色的肌膚在燈光下泛著誘人晶瑩的光澤，脖子一塊斐玉閃爍著溫潤圓融的流光。整個人猶如一頭漂亮年輕的野獸，生機勃勃，性感狂野。

此刻，對方正用一塊毛巾拭擦著頭髮，舉手投足之間散發著強烈的荷爾蒙，有種令人為之瘋狂的魅力。

察覺到他的目光，路天豪性感的嘴角微微彎起，「醒了？那就開始吧！」

殷滄海才剛覺得對方的笑容非常迷人，下一刻就震驚的發現——這個猶如漂亮野獸般的赤裸男人突然欺身上前，手上拿的竟是一匝黑色光亮的皮帶。

酒精還在殷滄海的體內流動。

他雖然大概明白對方意圖，頭卻依舊昏沉，無法迅速反應。

等殷滄海想要反抗的時候，路天豪已經用皮帶將他捆得結結實實，黑色的瞳仁裏滿是慾望。

脖子、胸、手臂、兩股，黑亮的皮帶巧妙的環繞捆綁，既限制對方的動作，又不會造成傷害，甚至還摩擦到一些敏感地帶，帶來一些細微的愉悅。而黑色的皮帶扣在蒼白的皮膚上更有種禁慾的性感，銀亮的釦環閃爍著誘人的挑逗光芒。

「你、你……」即便不清楚對方是什麼人，但在這樣的對待之下，殷滄海也徹底清醒了，他正要說話——

「忘了還有這個！」路天豪笑得有些惡劣，眼裏閃過一抹戲謔，然後將口塞塞進殷滄海嘴中。動作雖然有些霸道，卻也不忘體貼的將口塞調整好位置。

嘴裏被塞得滿滿的，殷滄海從來沒有被人這樣對待過。

這個人是來羞辱他的嗎？還是……是那個人的詭計

殷滄海睜大眼睛，搖著頭，發出「嗚嗚」的聲音，他用力瞪著路天豪，氣憤得整張臉都紅了。

「別怕！我技術很好，會讓你很滿足的！」路天豪大言不慚，對著他笑得有幾分邪氣，聲音不怎麼正經。

修長的手指沿著殷滄海的皮膚，劃過對方胸前突起微顫的乳尖，然後放肆的挑起殷滄海的下巴，目光在他臉上停留幾秒，稱讚道：「你的眼睛真漂亮……」

低沉輕佻的聲音彷彿夜色中的催情藥，性感曖昧得讓人血脈僨張。說著這樣的話似乎還嫌不夠，路天豪俯下身，又吻了吻殷滄海的眼睛。

輕輕的，很溫柔的吻。

甚至讓人生出深情的錯覺。

殷滄海身子微微一顫。雖然他年過三十五，眼角自然而然的生出些細紋來，但天生的一雙丹鳳眼是不會變的。他的眼黑白分明，像是水墨白描出來的一般瀟灑飄逸。年輕的時候眼波一轉，更有種風流倜儻的韻致。

那些情婦，會說他很厲害，花樣多，令她們很快活。

那些道上的兄弟，會說他有魄力，有膽量，雷厲風行。

但是，從來沒有人說過他的眼睛漂亮……

殷滄海心裏滋生出一種微妙的感覺，可是還沒來得及多想，忽然，一股又疼痛又快慰的刺激像細小的電流，從小小的乳尖流竄到全身。

「唔……」他眉頭一蹙，說不清是痛苦還是快樂。

「我猜，你肯定會喜歡這個。」路天豪笑得有幾分蠱惑，修長漂亮的手指又扯動了一下。漆黑深邃的瞳仁眯了起來，像隻慵懶而邪惡的豹子。

殷滄海眉頭緊鎖，流露出幾分抗拒，然而當路天豪迅速扯動時，他臉上還是不由得閃過一抹疼痛而歡愉的神情。

殷滄海低頭一看，自己胸前竟多了一個黑色的小夾子，誘發著一陣又一陣的麻意。精巧的小夾子正緊緊夾著他小小的、脆弱的乳尖，活生生將那兩個小東西拉高起來。可憐的小東西被夾得紅腫不堪，有種紅豔豔的淫靡。

竟然、竟然用夾子夾他那裏……

殷滄海陰鬱的鳳眼裏閃過一抹恥辱，手腳掙扎得更厲害了。

他一定要把這傢伙剁碎了餵狗！

「這個看上去很不錯。」路天豪卻興致高昂的從金屬托盤裏拿起一個蛋形按摩器，笑得有些無恥，絲毫沒有注意到殷滄海的臉色。

殷滄海瞳孔陡然放大，眼裏映出對方手中的跳蛋。

要、要放到他那裏去嗎……

年輕性感的路天豪全身赤裸的爬上床，精壯的肌肉隨著他的動作而緊繃，一舉一動都流露出一足以令女性瘋狂尖叫的性感。

可此刻，殷滄海卻越來越覺得心慌。

兩隻骨節分明的大手突然抓住他的腳踝，邪惡的往外一拉，殷滄海兩條腿被路天豪大力分開，形成一個羞恥的姿勢。殷滄海滿臉通紅，微涼的空氣瞬間侵入，雙腿內側一股涼意襲上，從未被試探過的隱密地方更是羞澀的閉合著。

滾——

殷滄海眉頭緊皺，想怒斥對方，卻只能發出可悲的「嗚嗚」聲。

「呵呵，真可愛。」路天豪輕笑著，還動手彈了一下殷滄海兩腿之間疲軟的東西。濡濕、發燙的碎吻隨後落在殷滄海的大腿內側，引起一陣陣戰慄。

殷滄海太陽穴上青筋直跳，奮力扭動著身體。黑得發亮的皮帶在他蒼白的脖頸之間勒出一些紅痕，竟生出幾分施虐般的豔麗。

殷滄海怎麼也想不到，自己堂堂殷幫幫主，竟然有一天會淪落到這種地步！被一個陌生的年輕男子用皮帶捆，塞口塞，夾乳尖，還……放跳蛋。

一股清涼黏稠的糊狀物忽然探入他隱密的小洞。

殷滄海身體陡然一僵，萬年冷漠的臉上第一次浮現出不知所措的神情。他下意識的想逃開，腳踝卻被禁錮得死死的。

「別動，不潤滑好怎麼把跳蛋放進去呢？」路天豪挑了挑眉，無視對方的憤怒，說得理所當然，還邊說邊將沾有白色軟膏的手指伸進那個小小的地方。

修長的手指伸進狹窄炙熱的甬道，殷滄海的身體瞬間繃得緊緊的，那個狹窄的地方像是要把路天豪手指吸住一般緊縮。

「放鬆、放鬆！」路天豪經驗豐富，磁性的聲音一邊誘惑著，大掌一邊用力在殷滄海臀部拍了一記。

被打的地方頓時泛紅起來。

肌肉一鬆，手指的進入就容易多了，路天豪將軟膏塗在對方後穴裏，邊按邊旋轉，偶爾察覺到對方又開始緊繃，便故意惡劣的刮了下內壁，惹得對方一陣陣輕顫。而殷滄海只看到一顆黑色的頭顱正埋在他腿間，目不轉睛的觀察著自己下面的穴口。他一張老臉又羞又怒，活到三十幾歲，這晚丟的臉幾乎是他以前的總和。這種事情他也對他的那些情婦做過，那時他是情場殺手、花花惡少，她們被他攪和成一攤春水，腰軟無力。

可如今，這種難堪羞恥的事情卻在自己身上上演了。他心裏又惱怒又緊張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忽然一記巴掌拍在他的臀部，發出「啪」的響亮聲音。

殷滄海一楞。

陰鬱的丹鳳眼漸漸睜大，等意識到對方竟真的打了他屁股之後，一張老臉紅得像煮熟的蝦子。

殷滄海抓狂了一他要殺了這個年輕人！

可是，對方顯然還沒打算放過他。

手指仍然在他體內不停玩弄攪動著，還模仿著抽插的律動，一股莫名的刺激猶如酥麻的電流一般，從脊椎尾部蔓延到他的腦海。

殷滄海喘息著，雙頰潮紅。黑亮的皮帶依舊束縛著他的身體，勒出一圈一圈淺紅色的痕跡。透明的津液順著他單薄的嘴唇滑下，在燈光下發出瑩瑩誘人的光澤。見他原本冷漠的臉龐因為情慾變得生動起來，路天豪心裏一動，惡劣的念頭更加氾濫了。

因為潤滑過的關係，滾圓的跳蛋毫無阻礙的被他塞入殷滄海的後穴。

殷滄海很明顯的察覺到體內那個不屬於自己的東西。他憤怒的看向路天豪，年輕帥氣的男人低著頭，線條漂亮的肩胛骨分外性感。

男人一臉認真，很小心的將那個跳蛋推到自己體內更深的地方。

殷滄海臉色發青。

他想不出為什麼有人這麼無恥和大膽！竟然將這種 SM 情趣用具用在赫赫有名的殷幫幫主身上，還是在自己生日當天！

路天豪停下手裏的動作，抬起頭望向他。

不期然對上那閃著光的烏瞳，殷滄海不禁一怔。

可是，男人漆黑的瞳仁卻在下一秒，曖昧而放肆的掃視著自己股間，然後邪邪一笑，將手裏的控制開關突然開到最大。

「啊！」殷滄海發出低鳴聲，身子一下就弓了起來，像條在砧板上彈起來的魚。他身體顫抖著，腰部的抖動非常劇烈，不停的喘息呻吟。

他的皮膚被情慾染成緋紅色，呻吟裏帶著痛苦，卻分外的勾人。

跳蛋在他體內賣力跳動著，不斷的碰擊他敏感而炙熱的內壁，激發出一陣又一陣強烈的快感，因為過於刺激，甚至連他的腳指頭都變成粉紅色，不由自主蜷曲著。僅僅幾秒鐘，他烏黑柔軟的頭髮就被汗水浸濕大半。

殷滄海閉著眼，身上緋紅一片，雙腿扭曲的緊緊夾合在一起，彷彿這樣就能減輕體內的刺激。連接著跳蛋的黑色電線從他瘦削白皙的雙腿之間穿出，同樣微微顫抖著，散發著一種妖冶的氣息。

額頭覆著一層薄薄的汗水，他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受，被跳蛋擊中的地方彷彿有無數的螞蟻噬咬著，酥酥麻麻。

路天豪看著情動不已的殷滄海，不由得口乾舌燥，腹部彷彿生起一把火，越燒越烈。他摘下對方嘴裏的口塞。殷滄海正要怒吼，卻虛弱的發現，自己在跳蛋的折磨下只能發出一些曖昧的呻吟。

而同時，路天豪也絲毫不給他怒吼的機會，火辣辣的吻上那單薄的嘴唇。

路天豪像頭飢渴美麗的野獸，有種想把殷滄海拆骨入腹的衝動，不停啃咬著他。柔韌的舌頭猶如靈蛇一般鑽進對方嘴裏，發動一陣又一陣火熱的攻擊，狂野的攻城略地。

漆黑的瞳仁裏映滿灼熱的慾望，他一邊不停的親吻，修長漂亮的手指也不斷在對方身上遊走、愛撫，挑逗著殷滄海身上每一處敏感。最後毫不客氣的來到對方雙腿之間，厚實有力的大掌包裹住那疲軟的東西，然後技巧性的由上到下不停揉搓

著。

路天豪的技巧在 Noble 認作第二，就沒人敢稱第一。

他年輕力壯，時而狂野如野獸，時而溫柔纏綿如白馬王子。雖然他只做 Top，可是客人依舊非常多。這些回頭客中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愛上他帥氣野性的外表，以及豐富高超、讓人欲仙欲死的技術。

但此時，路天豪卻有些驚訝。

他試了好幾種手法，殷滄海那裏竟然一點反應都沒有。

明明對方已經滿臉情動、臉泛紅潮，身體不停顫抖，後穴更因為跳蛋的關係還分泌出一些透明的液體，然而前端卻一點勃起的跡象也沒有……

就算是早洩，也應該會噴出什麼東西吧？

若是平時，或許路天豪還會嘗試一下其他的方法，可是之前只能看著殷滄海一個人玩，已經讓他壓抑了很久。現在槍在膛上，怎麼壓都壓制不了。

路天豪再也控制不住，將跳蛋狠狠往外一扯。炙熱堅挺的碩大立刻勢不可當的衝入殷滄海火熱而緊窒的甬道中，以星火燎原之勢，一波緊接一波狂野的抽送著。晶瑩的汗珠順著他線條緊繃的背部滑下，脖子上的斐玉隨著抽動的節奏在古銅色的胸前晃動著，泛著瑩潤的微光。

霸道狂肆的攻占令殷滄海覺得自己彷彿風高浪尖上的一葉小舟。

波濤洶湧的海浪不時的拍打著他，隨時都有粉身碎骨的可能，岌岌可危。

他的腰被路天豪猶如鐵鉗一般的強健雙臂狠狠夾住，不得動彈，只能一次又一次的接受對方熾熱如鐵的慾望。

殷滄海甚至不知道對方究竟用了多少姿勢。

每一次都被年輕男人強有力的主導著，床上、椅子上、甚至被綁在牆壁上那個形鋼架上……

他太久沒有這樣放縱過，也沒有被人這樣侵入過，有些體位做得非常勉強。

殷滄海大汗淋漓，氣喘吁吁。之前半清醒的時候，他還想過等男人一結束，就趁對方高潮疲軟時用皮帶勒死對方。

可現在，他都快跟不上男人的節奏，被對方做得暈暈沉沉，覺得腰都不像是自己的了，嘴中不斷發出連自己也覺得羞恥的呻吟……